

亦政堂訂正譚言長語卷上

松江 藜莊曹 安輯

天生沈德先

白生沈孚先

校

繡水

作古詩爲上劉坦之選詩補註可法又李杜全集不可不味選唐者非一世以唐音爲尚及范德機云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律以唐人爲宗之意舊有唐音輯釋丹陽顏潤卿註宋

言一  
祭酒訥爲序平陽劉敬伯輯古詩選唐蘇平  
仲序之云楊伯謙唐音盛時詩不謂之正音  
而謂之始音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  
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  
裁論而不以世變論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  
之所以爲正變者矣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  
予觀虞伯生序唐音謂知言之難不爲無意  
故王永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葉水

心云爭妍鬪巧極物外之變態唐人所長也  
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  
也宋真西山集古之詩文曰文章正宗其於  
詩必關風教而後取廬陵趙儀可譏之曰必  
風教云乎何不取六經端坐而誦之而何必  
於詩詩之妙正在艷冶跌宕梁石門寅辯趙  
之言爲非由是言之詩學漢魏盛唐有關風  
教去艷冶跌宕等而上之其惟三百篇乎康

衢之謠虞廷賡歌五子之歌洪範數語又三百篇之權輿古詩之祖也讀詩者不可不知文章之選自漢而下梁昭明太子統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元之文爲文選宋姚鉉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之文爲文粹宋呂東萊選宋人之文爲文鑑元蘇天爵選元人之文爲文類迂齋疊山又各批點古文又有續文章正宗諸集古人之選亦備矣以予觀之

在精不在多韓退之嘗取已文二十六篇爲韓子徐斯遠盡平生文才二十餘首首首稱善然詩文不能兼工故謂曾子固不能作詩曾嘗云古者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有以哉昔人謂老蘇不工於詩歐陽公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數公之文名世而人猶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

唐以詩取士故舉進士者多以詩名家四明烏  
斯道序王子與詩云詩嚴於文故文與詩不  
能兼工

三場之學在今時出身之階梯也然足以知聖  
賢之言之奧古今事務之駁糝亦不易矣吳  
臨川云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  
善詞末場在通今而知務長於此而短於彼  
得其一或失其二其間兼全而俱優者不多

且能  
考而少  
矣

見也

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  
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  
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  
紀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  
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  
醉其醇食而飽其馥此吳草廬支言集中語  
宋葉適浙龍泉人號水心嘗云經欲精史欲博

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或不得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又云爲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唐子西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故宋景濂謂作文專法漢史信然

作史實難非司馬遷班固不能以致其博非孫盛習鑿齒吳兢不能以致其決非司馬光劉恕不能以達其權非朱子不能以守其經太祖高皇帝云宋濂之文不如王禕之典雅王禕之文不如宋濂之華麗楊士奇亦言劉伯溫之文不減於宋景濂劉特以功業掩之耳今三公之文具在識者考之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千以

見漢之文章渾厚森嚴試以漢之文章讀之  
自見漢詔尤不可及

近年所刊之書多不關世教以予取之宋胡致  
堂崇正辨一書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  
而折之燎然明白佛之徒無以逃其妄今刊  
本在南陽府元張養浩衛聖編謂老莊申韓  
楊氏之書與吾聖經黑白較然惟左氏荀子  
秦漢以來諸儒濁亂聖人之言則爲之申別

昆陵謝蘭取聖賢問荅之語闢異端者爲書  
名曰辯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  
備載合而觀之真可以正人心

周易人多讀本義不讀傳不知傳義不可闕書  
讀禹貢節要詩不讀變風雅春秋不詳崩薨  
卒葬禮記喪服大記等多不考學庸多不讀  
或問論孟多不讀序說經有節文史有畧本  
百家諸氏之書皆有纂集以爲一切目前苟

且速成之計父兄以是誇子弟師儒以是訓  
學徒近時書坊又刊時文以衒末學不使義  
理淹貫可勝嘆哉

離騷爲詞賦祖朱子論屈原者盡矣揚雄乃  
作反離騷其後有非國語者又有作非非國  
語者有刺孟者又有作刺刺孟者靜言思之  
可發一笑

資治通鑑倣春秋而作楊文貞公謂有關治道  
之書予少不知正統十三年授徒海鹽王翁  
專以綱目爲問遂日手之不釋蓋左史記言  
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綱目所以接春  
秋今續資治綱目於宋元二代亦備

三體唐詩有實接虛接用事前後對等目謝疊  
山批點文章軌範有放膽小心幾字句等法  
竊恐當時作詩文時遇景得情任意落筆而  
自不離於規矩爾若一一拘束要作某體某

字樣非發乎性情。風行水上之旨。

杜子美律詩自成一家言。元進士臨川張伯成註杜詩演義曾鼎夫作傳有此作。又有刊版告語惜其少傳。往往作杜律。虞註以爲虞伯生古今人冒前人之作爲己作者居多。

予家有陽春白雪小本。元人如劉時中關漢卿諸公之作尤多大。抵元之詞曲最擅各。予嘗私論之曰。漢之文。唐之詩。宋之性理。元之詞。

曲。試以漢之文言之。果有出於董賈之策乎。以唐之詩言之。果有出於李杜之什乎。以宋之性理言之。果有出於濂洛關閩之論乎。以元之詞曲言之。果有出於陽春白雪之所載者乎。况四代人物又不止於此乎。

作詩亦要着題。如杜工部亦有不着題者。如天台黃庚試枕易詩云。古鼎烟銷倦點朱。儵然高卧夜寒初。四簷寂寂半床夢。兩鬢蕭蕭一



詩言長言  
卷書日月真心知代謝陰陽回首驗盈虛起  
來萬象皆吾有收拾乾坤在草廬考官李侍  
郎應祈批云此詩題莫難於枕易自非作家  
大手筆豈能模寫蓋以其不涉風雲月露江  
山花鳥此其所以爲難也余閱三十餘卷鮮  
有全篇純粹正如披沙煉金令人悶悶忽見  
此作若紛紛益益中得古壘洗把玩不忍釋  
手此詩起句便含睡意頷聯氣象優游殊不

費力曲盡枕易之妙頸聯真心回首四字極  
其精到結句如萬馬橫奔勢不可遏全篇體  
製音調諧宮商三復降嘆此必騷壇老手望  
見旗鼓已知其爲大將也冠冕衆作誰曰不  
然黃山谷在場中試野無遺賢詩云渭水空  
藏月傳岩深鎖烟考官批云此人不特此詩  
冠場他日當有詩各滿天下後山谷果爲江

西詩祖

歐陽玄爲浙省考官本房得四靈賦一卷詞意  
高迥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玄爭之力且  
曰其人風場如此經義必高督掌卷官取其  
本經視之至則偉然老成筆也及拆卷乃程  
端學同列高翻龔璠素知姓名謂玄曰此四  
明程先生之弟微先生幾失此佳士明年會  
試經義策冠場試官白於宰相曰此卷非三  
十年學問不能成使學子得挾書入場屋寸

畧之下未必能作此等文字請置道榜第一  
然則文須老成主司必然刮目

松江府志云三泖乃古由拳縣沉沒每天晴月  
朗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正統  
九年夏予赴舉之南京舟過泖中予適倚舷  
忽見水清處井欄街砌如故是亦一遇古迹  
不泯有如此

天順六年予校文江西新建縣乏舉予以落卷

中取一可者其卷不批倒隨取之乃李士實也李登進士筮進刑部主事陞郎中今爲提學憲副有文名成化十三年校文山西同考以詩卷一篇采采卷耳三章文甚竒特予以他篇不甚稱置之至塡榜同考又言及予以爲言僉曰可遂拆卷塡其名然則朱衣點頭之事豈無哉

曾學士槃巢睫集絕似唐予天順六年校文江西舟迴泊鄱陽湖女兒港舟人下舟問予讀何書予呵之其人曰我少從曾槃學士泊此港有一詩予索一誦其人卽誦予筆之詩云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今幾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濕紅翠柳似顰眉花濺淚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烟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墮弓鞋至今尚想凌波步我

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從前  
大姑問大姑默默疑新恨紅顏薄命真堪惜  
女兒各姓無人識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  
弔陳迹君不見古來多少大丈夫老死湖  
山名亦無巢睫集中無此豈非滄海遺珠

予於成化五年之元江署學一夷人家多藏書  
蓋洪武迄今不遺內一詩乃江浙道提舉臨  
川艾性夫作貫酸齋作序予手鈔之其七言

律大辣古選五七言絕歌行語古多關世教  
如賦銅雀硯末句云請君唾去勿復用銅雀  
猶在吾當摧撲滿吟云區區小器安足憐黃  
金塞塢臍亦然臨邛道士招魂歌云安得天  
上蓬萊宮却著人間馬嵬鬼

元江鄰於緬國多榕樹其風俗大異予賦一詩  
以紀之曰日春日給作生涯土屋平鋪幾百  
家地軟黃牛都睡足車里多黃牛其足軟止

可食草深灰象並張牙車里緬孟良地出象  
能聞飛來鸚鵡渾身綠此鳥能人言人家多  
畜之嚼罷檳榔滿口霞以檳榔和菱葉灰食  
之當茶又多芭蕉實酸角蘇木胡椒瘴癘不  
堪三伏暑誰知臘月尚穿紗言之鄙俚姑道  
其實

文人辭勝於理者多曹植七夕詠曰日牽牛今  
挑織女交有際今會有期張文潛七夕歌言

牽牛織女二星云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  
與牽牛夫世人遂實其事白樂天長恨歌敘  
明皇思貴妃天上人間會相見云云人讀之  
不覺可喜元艾性夫作臨邛道士招魂歌云  
安得天上蓬萊宮却著人間馬嵬鬼今剪燈  
新話餘話等一切鬼話啓蒙故事收之後人  
遂以爲實然

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肇於宋中葉唐先天開

元間封爵爲王宋大中祥符間加曰帝廟之  
爵之像之皆非當理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  
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  
祠廢縣于其方嶽而不徧于天下爾雅祭山  
曰廢縣謂瘞牲幣掛儀物陳北溪曰泰山魯  
鎮惟魯邦之所得祭而立祠於諸州何謂巋  
然而峙者山之形而人其貌何爲立寢殿於  
後者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惟

太祖高皇帝改正嶽鎮海瀆城隍廟號詔止稱  
東嶽之神於禮方正搜神記據東方朔謂  
氏卽東嶽帝君一何悖耶予兩抵濟瀆在懷  
慶濟源縣只一池水水之清洶非凡水比其  
西卽北海搜神記謂江瀆楚屈原河瀆漢陳  
平淮瀆唐裴說濟瀆楚伍大夫甚是無謂

天下有真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  
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

有天下尊崇聖祖嫌名玄朗改玄爲真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真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脚踏龜蛇一何悖耶宋祭酒訥宋學士濂嘗辯之老人星一名孤南一名南極見則天下治平只一星耳今人往往以長頭短身在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此皆傳襲之弊畫工取巧而然士君子亦信之何哉

世有三官廟三官經有上元中元下元三品之說東南人於正七十月齋素謂契三官齋一日觀宋學士濂跋三官祠記云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畧同而魯爲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鷄鳴山斬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谷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

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府三官三官之名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是必有其說矣宋公之論足破群疑元揭文安公作曲阿三官祠記一切歸諸道家不審何哉

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其神爲周時賢

士張仲死後爲之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爲吳會間人張戶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三化之說近又刊七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怪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之前有星曰文昌史請其理文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則有是神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焉予見作此祠之文多矣惟山西大同文昌祠記進士松陽盧璣之言爲當



凡寺中有輪藏者供一傳大士問之僧衆皆妄  
說無稽少時聞一詩云袈裟新補片雲寒足  
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轍。檢沙終是  
不成團。蓋譏之也俗云其人道冠儒履釋袈  
裟正此而搜神記謂其名翕義身人幼通三  
教書自號善慧大士云云又不知何據此不  
足論姑識之以警愚俗

關羽廟亦在在有之或云義勇武安王或云壽  
亭侯或云關王不知廟像之設以魏王堂畫  
羽戰克龐德俘于禁降伏之狀于高陵之屋  
爲之權輿也或據其有義勇之烈塩池之功  
亦淺之乎知羽者矣若其大節在不忘先主  
之約王肅曰有北面爭天下之志是已作廟  
記者多矣予偶見金田特秀解州廟記云方  
曹勢熾燄劉力孤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  
失其義海東馮子栗真定廟記有云當其賊

言一十五言  
操九州之地已有其七之時獨不忍棄背顛沛流離之玄德味二公之言羽之衷懷暴白于天下後世矣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止稱府州縣城隍之神惟有司得祭士庶無預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爻城隍之有廟殆亦以棲配食者之靈祭城隍於配食之廟猶明堂之祀帝云耳此先儒之正論今多塑像

寢殿立配又置兩廊之獄如東獄七十二司之繆可供一笑儒者察之

毘陵謝應芳謂吳人不當祀范蠡本太史公之筆杜牧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爲比越人祀之可也如諸葛武侯蜀人祀之吳魏未嘗祀焉亦有議論以予觀之范蠡張翰陸龜蒙皆取其去之爲高他未暇論觀高季迪三詩可見

神有不當祭者予嘗過濟源軹城有聶政廟鄉人賽之杭有秦檜祠又吳草廬集云去曹操廟卽州立梁松廟名陽山廟劉賓客有詩方回云馬伏波爲其所傾者似不當祭人有官君子若此者宜去之

世之人多以儒釋道爲圖或塑像於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當道有司見之者畧不介意而斥之孫復作儒辱云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天下之人愚衆賢寡莫不爭競而趨之於是其教與儒爭馳並駕峙而爲三吁可怪也儒者不知其辱而反尊之者多矣得不爲罪人乎

佛初入中國有四十二章經以生中國爲難今人往往欲生西方何也明道觀佛書曰不觀無由知其理吳草廬註道德經其云治國如烹小鮮佳兵不祥可取

道士罵老子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  
向而爾徒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  
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一日率  
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  
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  
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唐呂用之以桐人書高駢姓名於胷桎梏釘之  
胡致堂曰桐人桎梏世所謂呪咀也或見高  
駢之誅以爲驗彼呂用之之死又誰咀哉苟  
明乎理則不以此惑矣

楊萬里與零陵唐人鑑假爐焚香以問十唐荅  
以詩云聞蕤爐香要決疑不疑何用上著龜  
聖人自有韋編在進退存亡豈不知

顏魯公喜仙佛及使李希烈死之故王仲光詠  
公書虎丘道士詩刻云長生心慕神仙侶終

不貪生奉逆臣

賦比興爲詩之正體。古人多有作比詩者。近年不作比詩。如元進士德興董仲可。明皇貴妃對奕圖云。內計縱橫勢已危。三郎何事不知幾。祇因一子參差久。費盡神謀爲解圍。劉伯溫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

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三詩非題亦難猜也。

世言宋元人詩不似唐。然文獻通考取宋人如石曼卿王介甫諸公詩。歐陽文忠公論宋人詩中多警句。近有詩人玉屑詩林叢話瀛奎律髓詩學梯航皆雜宋詩。在人自擇。元程雪樓蓮葉舟圖云。如此風波惡。舟中坐宴如此時。不經濟。借問讀何書。吳草廬楊妃病齒云。

詩言長言  
三二  
齒痛自顰眉君王亦不怡此痴如早割何待  
馬嵬時浙人張庸陶穀驛亭圖云蒼筠織簾  
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寒夜將半  
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悲自有清意四明  
李照詩一冊予記其王荊公墓云天津橋上  
鶻聲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  
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綠誰去汴宋基  
圖自此搖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

飄又如宋景濂劉伯溫王子充蘇伯衡詩又  
非淺學可到子充洪武初使雲南不屈而死  
予始至尋其墓乃編一集公之節不下古人  
予作序云文人往往不得其死如司馬遷班  
固蔡邕機雲范曄謝景運輩厭厭如九泉下  
人公可謂志士仁人矣公之詩文逼古舟中  
口號云挽舡上逆水欲進不得前丈夫得意  
日何異下灘舡

國朝詩人不一多有刊本其間好詩亦多不入  
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  
留得忠肝涅不緇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  
是化龍池黃簾綠幕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  
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爲首陽碑廬陵  
一陳循海棠山鳥云數聲啼鳥正間關嫩綠輕  
紅雨未乾一段雅容誰不變春風能得幾時  
看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雷震海門

初來遠客欲銷魂鑿開卽墨牛爭觸戰罷昆  
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  
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瞿佑  
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爲招  
魂愁連芳草春無迹魂斷旆花月有痕華表  
柱存遼鶴返少微星殞楚天昏生芻一束人  
如玉想像高風酌酒尊臨川黎擴擬唐宮人  
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著入白雲鄉

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  
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  
月。來伴吹簫引鳳凰。吳興丘天祐吊趙子昂  
云。宋家玉葉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代  
文章藏翰苑。千年詞翰落江湖。秋風白鶴飛  
遼海。夜雨銅駝卧綠蕪。今日吳興山色裏。尚  
餘光彩照吾徒。金陵王徽舟中雨夜聞鴈云。  
群鴈來何晚。寒聲渡遠空。淒涼應帶雨。悲咽

爲兼風。獨客雙垂淚。孤舟半掩篷。如何愁不  
寐。聞尔別離中。王汝玉漁村云。汀葦蒼蒼白  
露凝。一灘寒月未收罾。西風吹醒江南夢。四  
壁蛩聲半夜燈。山行云。蘿葛陰中是幾家。青  
山數轉到門斜。桃源祇在鷄聲裏。不用緣溪  
認落花。張弼送羅狀元倫謫官福建云。烈烈  
轟轟好丈夫。曾從金殿聽傳臚。十年事業丹  
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折枯柳。考



亭祠下掃寒蕪時人欲識襟懷否天上浮雲自有無

詠物詩亦難唐人池鷺鷓鴣無以加矣餘姚徐菊坡蕭杖詩句句見蕭杖鑿竅霜筠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閒行刻鳩勗老聲還噎隨鳳升山方可憑弄月松根因柱石倚風花底爲和笙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鈞天合九成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養經年飛入青

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露水雕籠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幌學舞長疑在綺筵此去想應尋舊伴隴山雲樹尚依然蘇平綉鞋云幾日空閨綉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半彎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脫蒂輕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廂立月夜無聲摘花又濕蒼苔露晒向西窓趁晚晴三詩貼題

吊古詩古今最多如李太白見崔顥重鶴樓詩

遂不題釣臺詩人有一首云嚴陵臺下大江  
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  
依舊屬先生。滕王閣元僧一詩檻外長江去  
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青山在曾  
見滕王歌舞來。嘉禾陳延齡年少作岳王墓  
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便覺厭膾脍兩宮  
環珮烟塵迥百戰山河草木青雨暗靈祠嘶  
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

樹悲風不忍聽。又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  
一笑破姑蘇常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  
走鹿琴臺明月夜啼鳥天差古墓迷黃壤伍  
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岩山色在崢嶸樓閣  
屬浮圖一人皆少年作此頗有唐氣

挽詩今人多作余鼎挽蕭時中狀元云待漏共  
趨丹鳳闕聯班每侍建章宮芳郊遊覽軒車  
並秘閣編摩几席同沈約體羸吟獨苦相如

病渴賦尤工死生一旦悲乖隔追想前時似  
夢中又尹鳳岐一首沉酣醲郁醉葩經禮樂  
三千對大廷天上幾年依化日斗南一夜暗  
文星玉堂仙去名猶在石室人歸戶已扃萬  
里故鄉回旅櫬白頭老母淚零丁祭文韓柳  
歐蘇集中可法近觀解學士縉祭沈指揮文  
壽天一理富貴一命百年非久二十非促既  
威振乎西睡不同腐於草木老淚如泉仰天

一哭

送行詩古今千萬楊少師士奇南歸中朝少以  
詩送公吟一絕云東岳祠前動別驂歸心先  
已到江南同官敢怨無言贈天語叮嚀已再  
三至南京言及吏部尚書黃宗載送一詩云  
不到鄉關四十年承恩深荷九重天衣分內  
帑金花重詔出宸衷御墨鮮周道北來奔電  
馬大江南去順風舡遙知拜掃先塋處人羨

蓬萊第一仙。永樂中尚書。夏公原吉送弟還長沙。颯颯金風八月闌。汝今歸去寸心安。菜根有味莫嫌淡。茅屋無書可借看。日具甘宜奉母。秋收租稅早輸官。明年此際還來望。莫遣寥寥鴈影寒。一皆胷中自然語。讀青陽文集。維陽程廷珪送余廷心赴太學。云蘆葦蕭蕭江上秋。吳舡三日住揚州。靛花深染青綾被。雲葉新裁紫綺裘。官驛馬嘶風滿樹。別

筵人散月當樓。明年征鴈將書去。人在蓬瀛第幾洲。似覺清婉

宴集詩古今尤多。正統初鴻臚楊善東郭草亭宴集詩一冊。予時年十三四。獨喜少師楊士奇一首。有杜意。帝城南畔尋韋曲。浩蕩風光三月中。衢路塵埃過雨淨。園林草木競春紅。主人置酒興非淺。衆客題詩歡不窮。一杯一曲日西下。莫待銀蟾生海東。

詩難得句句好前人亦然薛道衡死隋煬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文士王胄死帝曰庭葦無人春自綠復能作此邪近徐國公宅扁恕齋一人聯云窓前適意存芳草林下歸心放白鵬又扁夢軒一聯云謝家兄弟池塘草商室君臣鼎鼐梅又一人作靜趣予忘首二句次聯云溪邊倚杖看雲起石上橫琴待月明曲徑苔深留莫掃閒庭花落聽無聲山童且

莫獻茶臼祇恐松陰鶴夢驚翰林編修賴世隆左遷台州府經歷卒于揚州臨海王健挽詩兩聯云却投班馬堂中筆來運龍黃幕下籌視草無由登翰苑看花有夢到揚州又如前人春水渡邊渡夕陽山外山之句皆奇

五言絕句如注神童詩各賢詩其中首首佳勿以小詩忽之作此熟勝於五七言律如身聞茅屋穩心定菜羹香識破世間事淡中滋味

長二十字深有意味程雪樓賦一初云一從  
何處起初自幾時名昨夜山中夢梅花雪乍  
晴張光弼題鷄云鳳凰有五色鷄亦有五德  
鼓翼不妄啼一聲天下白

吳與弼作詩學性理惟杜鵑詩有情景詩云西  
川如錦自忘歸啼到江南意却悲古樹淡烟  
殘月曉落花踈雨暮春時空遺蜀帝千年恨  
誰續唐人再拜詩欲向青山一相問數聲不

盡又何之予走四方見人詠麗情若元施子  
賦老妓云閒却秦樓是幾宵舞衣香減不勝  
腰西風鬢影羞鴛鏡明月歌聲怯鳳簫雲冷  
東山春寂寂花殘南國草蕭蕭江州流落商  
人婦一曲琵琶恨未消前人美女折花云梳  
罷雲鬢出戶來輕移蓮步海棠堦臨風折處  
香生手對日看時影在懷蜂簇露華凝翠鈿  
蝶隨春色上金釵曲闌干外苔痕濕歸去多

應換綉鞋舊記姑蘇徐庸楊妃妙舞云曲按  
霓裳舞翠盤滿身香汗怯衣單凌波步小月  
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  
棠無加雨初乾風流自古迷心目莫笑三郎  
倚醉看

吾松張弼以草書擅名不如其古文詩超邁等  
夷禽言一首寄予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  
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爲未知是福還是禍阪

云此禽寒號虫也古人未作予故補之予與  
以寧先生萬里相思無以寄意聊書以通云  
時予在滇之臨安成化五年也十二年秋予  
之京除武邑又送一詩云三十餘年走宦途  
壯心牢落雪盈顱著書只欲明忠義垂橐何  
曾計有無天地恩私蒙聖主河汾事業在諸  
徒嗟予鄉曲無窮意都付臨岐酒一壺小序  
云先生所纂比干錄王文忠公錄皆有關於

世教詩故及之題晉寧凌節婦云柳葉桃花  
幾度新寒窻獨坐不知春世間碌碌隨流者  
空有須眉醜婦人又題一舟泊一舟行小畫  
前舡乘風棹千里後舡槌石猶未起同在江  
湖各待時傍人且莫論行止

古人和詩和意如賈至早朝大明宮和者杜子  
美王右丞岑參可見後來次韻未免屑轆近  
時凡百詩章惟歌律與古選全不之尚予嘗

欲取臯陶賡歌五子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  
五言七言體刻之使人習之以復古而未暇  
予十七游松江府學見東齋壁宋昌裔草書風  
入松二詞偶考虞伯生集云此詞臨安士人  
作末云明日重殘酒思陵改爲重携殘醉其  
一虞伯生在館閣作以寄柯敬仲博士二詞  
膾炙人口夫詞調最難周美成有片玉集予  
嘗跋其某各某各者康伯可九日遇雨望江



南何何有九日故事并雨又一人題項羽廟  
酌江月云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  
空費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  
陰陵道狹月暗雲如壘楚歌哄發山川都姓  
劉矣悲泣呼醒虞姬爲伊死別血亦飛花碎  
霸業休休騷不逝英氣烏江流水古廟頽垣  
斜陽紅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秋草  
空翠

王昭君歸州王孃女人胡琵琶歌云藜葉萋萋  
其葉立黃有鳥處此集于苞桑

漢劉敬封奉春君主與匈奴和親王昭君怨之  
元艾性夫詩云合爪胡天怨奉春以予考之  
昭君自請行若無怨

後漢匈奴傳言呼韓邪單于來朝願爲漢婿後  
宮王嬙以積怨自請行此事之實也西京雜  
記乃云元帝使畫工毛延壽圖宮人形貌按

圖召幸王嬙以賂金少畫不及貌及賜單于  
宮人王嬙當行帝見之悔乃殺延壽梁石門  
寅已辨之惟李太白杜子美二詩得正王介  
甫明妃曲云體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  
延壽歐陽永叔亦云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  
益自是後人多本之成化十二年夏予過歸  
德閱州志載王嬙事李杜二詩在予跋以正  
其誤在滇聞人言詠昭君一首云塞上北風

吹翠鈿擁裘狐白勝於綿將軍食肉自無恥  
女子別家誠可憐青草不凋胡地雪碧梧空  
老漢宮烟琵琶千載人猶學哀怨分明第四  
絃不及延壽事又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須  
卜單于復姓居次云其名次徐連反

論詩文體制文章正宗蔑以加矣然諸體中亦  
有遺者元詩體要爲類三十有八曰四言體  
曰騷體曰選體曰樂府體曰相梁體曰五言

古體曰七言古體曰長短句體曰雜古體曰  
言體曰詞體曰歌體曰行體曰操體曰曲體  
曰吟體曰嘆體曰怨體曰引體曰謠體曰詠  
體曰篇體曰禽言體曰香奩體曰陰問體曰  
聯句體曰集句體曰無題體曰詠物體曰五  
言近體曰七言近體曰五言排律體曰七言  
排律體曰五言絕句體曰六言絕句體曰七  
言絕句體曰句體曰側體固無不備尚少擬

古體和唐體倡和體回文體吳訥編文章辨  
體其目有古歌謠詞賦樂府書記序論說解  
辨原戒題跋雜著箴銘頌贊七體問時傳行  
狀詩諭告壘書批荅詔冊制誥制策表露布  
論諫奏疏議彈文檄謚法謚議墓碑墓碣墓  
表墓誌墓記埋名誄辭哀辭祭文連珠判律  
賦詩詞曲亦無不備尚少文啓表狀問荅奏  
狀諸體此外詩文有風雅頌賦比興又有典

謨訓誥誓命教令勅宣紀移箋簡牒劄子諸體然則詩文之作難矣不可不知也

禮記月令春其數八夏七中央五秋九冬六但舉天地成數中央土獨舉生數者土旺四時以土之五各兼配爲生數亦各得成數也嘗考數以五者天有五貫地有五類如五性五常五品五倫五教五福五行五位五爵五旗五際五子五陵五官五穀五味五臟五兵五

鼎五權五量五度五禮五射五御五刑五侯五王五技五色五音五方五肉五領五河五均五反五畜五湖五溪五屬五部五倉五果五菜五飯五法五馬五常五殺五兩五鬼五胡五毒又五達道五弗措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洪範五行禮有五經史云三老五更又有五君詠五老榜鷄有五德馬氏五常五年一巡狩之類不可枚舉孫卿用兵亦

詩三十一  
有。五。權。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皆。宜。商。確。而。類。推。

蘭亭會四十二人流觴賦詩成二篇者王羲之  
王凝之孫統謝安孫綽王宿之王彬之徐豐  
之謝萬袁嶠之共十一人成一篇者魏滂郗  
曇桓偉虞友王渙之曹茂之庾蘊虞說王玄  
之謝繹曹華王蘊之華茂孫嗣王豐之共十  
五人詩不成者謝勝謝瑰丘旄任凝王獻之

楊模后綿呂系孔盛鎬密勞夷華胥卞迪呂  
本曹謹虞谷共十六人晉穆帝永和九年暮  
春王右軍序其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智永  
得之授弟子辨才唐太宗令蕭翼取之後從  
葬昭陵宋米芾題褚遂良所榻柳公權集詩  
李公麟爲圖王晉卿家謂之三絕予惜太宗  
愛此帖元張光弼詩云君臣詭遇一猷僧禊  
帖曾來事可懲誰料萬年歸殉後却將繭紙

累昭陵又其中詩有不成者如獻之輩昔人謂詩擅場亦難矣然刻燭賦詩擊鐻次韻倚馬可待彌明聯句者亦偶然耳四十二人其不見於史世莫知其姓名今備錄之觀此帖可以備忘

西園雅集圖宋紹興初石林居士葉夢得序蓋元祐諸賢會駙馬王詵晉卿西園李伯時即席中所畫也凡十一人蘇子瞻王晉卿蔡天

啓蘇子由黃魯直李伯時秦少游陳碧虛米元章王仲玉圓通大士劉巨濟乃鄭天民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可信紹興丁未邵諤進述古圖圓硯云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硯旁刻茲圖黃潛作述古堂記增張文潛陳無已晁無咎李端叔四人劉松年臨伯時圖無此四人又僧梵隆趙白駒亦臨此十人陳思允亦題又少李端叔陳無已二人

爲十四人楊文貞公家藏本則十六人豈前後會不一如楊鴻臚東郭草亭之會在正統中亦前後不一者邪看此圖當以意會之可也唐得蒼梧人註書序禮記徽宗時附蔡京得杞居郎文人無行信然伯龍眠居士善繪有名雅集圖有二女子王晉卿家姬雲英春鶯也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居也唐雪中

巷有野狐落落亦居也又有碧落勾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遂者道也干是水灣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墻也與埒同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後人易見字爲望楊萬里謂易此一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杜甫山島山花吾

謝言長言  
友于黃魯直改曰山鳥山花共友于說者謂  
易一吾字便覺不建不特此也經書亦有妄  
加增損註解其甕天之蟻螿耳學者信之作  
文尤爲可笑

白樂天自警一詩云蚕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  
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  
辛又一詩有所悲云獸中刀鎗多怒吼鴈遭  
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何事閻死屠門無

一聲偶閱二詩錄之亦可以警

唐呂溫由鹿賦謂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彼繫  
鹿者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嗥不食者累日  
故賦曰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責友而享  
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曾麋鹿之不若何仁  
信之可宗高季迪鶴媒歌云嗟尔高潔非凡  
禽胡爲徇食移此心愛人馴養忘遠舉好陷  
同類机腸深嗚呼世上幾人號君子得利相



頌亦如此

韻府辭玉亦收之博矣解縉陳繼文人也亦不  
之取其中正要緊者漏之如足字欠管寧濯  
足柵字欠青溪柵蘇峻攻青溪柵卞壺拒之  
高頰殺張麗華於青溪柵二字尚失之他可  
知也人當自擇

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李  
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

爲然太史公取以著史記文辭高古子長取  
法韓愈以揚雄與孟荀並稱司馬光尤好雄  
學且謂雄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與  
雄者至矣復述潛虛以擬玄抑又何說哉宋  
儒有不喜杜甫詩而喜韓愈詩者謂杜題李  
尊師松障子歌老夫清晨起梳頭玄都道士  
來相訪二句之俗一儒曰韓之昔在四門館  
晨有僧來謁與此二句何異亦不能答人之

言美言  
好惡不同有如此殊不知杜二句起得平直  
似鄙俚通篇變化之妙意兼比興試取而味  
之自見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今人多能行之其最難  
者如西京趙岐避難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  
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密問岐  
以實告遂與俱歸藏復壁中數年後諸唐死  
戚因赦乃出在壁作孟子章句古人於獄中

授經又有帶經而鋤負薪而讀者手鈔而讀  
者今有明憲淨几書坊印本而不讀者獨何  
心哉

鄧玄承秦焚書之後其所著訓詁亦難及矣然  
有大害理者不可不辯如周禮以九賦斂財  
賄乃正賦也玄以爲口率出錢君子非之謂  
此乃周公之罪人而流禍萬世者也石門梁  
寅謂釋經之誤可不察哉然五經四書中其

釋之誤者亦多而史之斷者尤多謬君子宜辯之

予閱史至齊大司馬王敬則爲齊王所疑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王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懊儂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王愈猜愧後敬則敗死以予度之此歌亦偶然道情耳如楊暉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

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當時以此詩爲誹謗得罪以予度之怨也又如謝景運旣臣宋却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則是有是心求免於禍難矣蘇軾詩獄不免口多古今人詩多無意作人有病者疑之遂成大禍謝疊山解唐詩絕句首首有意予恐未然解杜詩者亦似此予在滇送劉進士詩一聯云埜鳥偏於風外轉鸞溪多在雨中

詩言長言  
五二  
渾一秀才爲譏其夷人亂作詩不特詩也六經四書子史亦有解差者不可不辯

杜甫贈虞十五司馬詩云書籍終相與說者謂子美欲悉以書籍與虞庶幾傳子美之業也沈約見王筠文嘆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予蓄書千百卷有子舉人死諸孫恐不能繼凡書多與人蓋亦此意雖然古今

人家有書遭子孫不肖失之亦多矧財帛之積未有不散者也不如遇賢者與之爲高劉長卿生子詩云且免琴書與別人以言無後之苦然有子賣父書者多矣亦何貴乎有後哉

朱周行已跋薛唐卿秦奎文謂見李斯之書幾不疾嚙而却走元艾性夫題銅雀硯云寧容污寸硯又嘗見有毀秦檜梁松庙皆卓然有

見者也予一日讀古文見武墾丁謂王介甫  
之作皆厭觀之使文如朱子字如顏魯公雖  
衆人亦知敬

浯溪在永州祁陽縣南五里元次山中興頌刻  
溪陰石上庠陵蕭泰登題浯溪詩云靈武歸  
來大難紓忠臣存子義何如浯溪石刻人爭  
重。只爲平原太守書。

譚言長語卷之上



赤政堂訂正調言長語卷下

松江

蔘莊曹

安輯

仲醇陳繼儒校

朱子文荅劉韜仲督賦云正是索千金于乞丐  
之夫亦無下手脚處不恤則得罪于民不辦  
則得罪于上官

宋王益知韶州屬縣翁源多虎公令捕之令欲  
媚公言虎自死者王與致州為頌以獻公使

歸之曰政在德不在異

元不忽木因河東守臣獻嘉禾日汝部內所生  
盡如是耶日惟此數莖不忽木日如此則既  
無益于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

元泰不花爲台州守有所廉察因夜宿村家聞  
鄰婦有姊妹夜績者姊日夜寒如此我有瓶  
酒在床下汝可分其清者留以奉姑下濁者  
吾與爾飲之姊如其言起而注清者于他器

且日此達元帥也吾等不得嘗矣姊日到底  
清耶遂笑而罷不花聞之未曙即去不花字  
達兼善殺賊死節台州

李易安趙丞相挺之之子趙德夫之內也序德  
夫金石錄謂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  
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  
同其惑一也又謂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  
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

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歟。又謂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理之常人亡乎。人得之。又胡足道。二女子微也。有識如此。丈夫獨無所見哉。

魏太和中宦者符承祖用事時。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

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餉也。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其一姨伏法。姚氏姨貧敝。魏主見而特赦之。噫。丈夫之附富貴者。反不如此婦之見多矣。可不鑒哉。

宋鄭清之庶母生將臨蓐。二日僦鳴甫生嫡母。欲不舉。嫂請於舅姑。乳之後。長教授峽州江陵帥趙方。善風鑑。夜夢有告者曰。明日當有



貴客來厥明報清之謁方從廳屏間窺清之  
狀貌驚瘠且短小殊不稱所告夢賓次坐逾  
日晷方往來益視清之危坐迄不惰方大器  
服且曰公他日大貴後果佐理宗爲相封公  
朱王觀復以詩送黃庭堅黃庭堅曰詩生硬不  
諧律呂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

黃庭堅過東平侯趙景珍墓詩曰朱顏苦留不  
肯任白髮政爾欺得人嬋娟去作誰家妾意

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來丘壠當時近前  
左右噴花落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海昌蘇平言詩貴心平氣和如高太史啓詩工  
則工其中多心不平氣不和惟夜聞吳女誦  
經一律心平氣和

程明道送呂晦叔赴河陽詩云曉日都門馳旆  
旌晚風饒吹入三城知君再爲蒼生起不是  
尋常刺史行

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  
孫耕賀仙翁作楊龜山跋見黃氏日鈔

宋相李昉玉堂卽事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  
無事簡書稀

梅溪王十朋號也文曰梅溪集嘗云不善文者  
宜秘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祭昭烈  
文旁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  
祭武侯文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旁有閔張一

龍一虎祭杜工部文讀書萬卷益欲有爲明  
光三賦烜赫一時文之有警如此

作詩文等忌頭上安頭所謂閔門閉戶掩柴扉  
半夜三更子時候 宋徽宗囚至三河吟曰  
半醒半醉當半夜三更三點過三河

文字忌註脚中註脚如板本塞源論卽講仁義  
足矣乃云仁者心之德慶之理義者心之制  
事之宜反去講仁義遺了題上字又如爲之

難言之得無訛乎註云蓋心常存故事不苟  
反講不措於鷄犬之放不馳於鴻鵠之思不  
知心常存是推出來的所以作時文古文詩  
句最難古人之文老杜二蘇多不知道歎老  
嗟卑如七歌及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  
也等可見

左傳室如垂罄如訓而謂室將空也後誤以爲  
似罄之空宋呂居仁兵亂後雜詩一聯云官

府室如罄人家雖也無可見丁謂詩有天門  
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  
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後如其言李紳作憫農詩稱其有宰相器韓  
愈稱毆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慈孝最隆也  
觀文足以知人

李斯不向倉中悟陳止齋作李斯焚鼠傳柳宗  
元作李赤傳吳草廬跋謂王叔文亦廁鬼也

讀言長詩  
二文說盡二人心

柳宗元在八司馬中最巧者也作乞巧文又作  
愚溪對以愚自名而謂宗元豈拙愚者哉

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讀之愿之高不可及矣  
不知愿乃李晟之子愬之弟屢爲節度使皆  
以貪奸敗事韓文假借大過愿有觀翟玉妓  
詩最爲淫褻

史所以傳信司馬遷號爲良史如邳都之功績  
乃爲酷吏傳首班固又因之何以傳後哉此  
權德輿所以譏之也

胡三省註通鑑云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  
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可爲註書自信者

戒

秦之焚書焚天下之書其博士官所藏者故在  
項羽燒秦宮室始盡焚之蕭何收秦圖書之  
日不能併收之耳

讀史在推見至隱如唐玄宗立忠王璵爲太子人皆知太子璵之廢由武妃林甫不知出於張說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意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異議乎使明皇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迓其過矣此孫甫之論又云曹操自云日飲醜酒

夜啖葛使人不得而毒之至劉元城先生始燭其奸又如曹操作七十二疑塚使人不可尋後人云直須發盡七十二疑塚必有真者曹丕不爲操喜欲立祖爲太子賴賈詡諸人調護定不爲太子丕抱議卽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惧宜戚宜惧而反以爲喜何以

能久。魏其不昌乎。魏主芳謁高平陵。曹爽從  
司馬懿以太后令閉城門。爽司馬魯芝將營  
騎所津門出。赴爽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  
於其妹憲。英曰：天子在外，大傅閉城門，人云  
將不利於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  
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  
就爽才，非大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  
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  
不謀於妹，幾不獲於義。

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八死親昵  
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嘆曰：吾  
不謀於妹，幾不獲於義。

曹操欲植為嗣。操屏人問大中大夫賈詡。詡默  
然。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  
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  
笑，終以不為太子。唐李德裕言：方慶為相，子  
為眉州司戶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

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二人之對可謂諷諫者矣。

鄒忌謂妻曰我與城北徐君孰美。妻曰美於徐君。忌不自信。復問其妾。妾曰徐君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來又問之。客曰徐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不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

有求於我也。此乃忌說齊王受諫。然則諫之直可不受哉。不然諛言日至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異於衆人者不在名與字也。視其德與行耳。虺虫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螻動之微也。而王蠋爲烈士。周公子伯禽。孔子子伯魚。以人之美不在名字也。

號古無有。因其名之有字。而復字其字以示訓。

故程雪樓於賴安撫歸字曰伯高高而不自  
高號曰謙齋歸者衆山中獨高者今人取號  
一切外之而夸詡

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筆談記登州海  
市事登州岸東海毋春夏之交於波濤掩靄  
間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閣參差隱見而人物  
車騎裨販之類往來雜遝餘時莫之見蘇長  
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二十

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念竒觀之非時而茲遊  
之莫再致禱於海神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  
夏焉因作七言古體詩一章如文公之謁衡  
岳異體同符柳道傳謂儒者語常不語怪海  
市之云涉於竒詭佛之幻境豈近是耶元平  
陽林景熙著蜃說謂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  
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是亦一蜃也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



俄爲禘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抑勒其憤恚殆  
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  
曰以倉庚爲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  
試諸梁武從之郟茹之後茹減殆半帝愈神  
其事左右復進曰願陛下廣蓋諸以徧賜群  
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  
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  
勝忌前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帝深納其  
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戒於戕生  
其議遂寢

唐裴炎猩猩銘序云與之酒兼之以屐可以就  
擒刺血問與多少隨所加而得弗如此弗肯  
與里人將烹索其肥者乃自推其肥泣而遣  
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也一僧謂客曰獸何  
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  
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

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凌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覲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

予偶作梟狐喻一首云。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狐之妖媚。不知人之爲梟狐者多矣。梁蘇循爲禮部尚書。敬翔李振曰。循唐之鴟梟。胡氏謂循之求相與梁之篡國何異。朱溫敬翔舍已鴟梟。而謂人鴟梟。蓋以循爲唐臣賣國求

利故。二人云云。狐有雌雄。能惑男婦。以予觀之。不獨真狐爲然。彼鄒通韓嫣董賢諸人。非雄狐乎。妹喜妲己褒姒潘妃張麗華輩。非雌狐乎。梟又名流離。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狐亦有三德。二物可鄙。猶有可取人之爲梟狐者。何如哉。噫嘻。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欲賣之。秦吉了曰。我漢

禽也。不願入蠻夷山。不食而死。唐昭宗時有  
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篡位。欲猴起  
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平陽  
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祿。不若二物也。  
其詩曰。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瞞瞞長樂  
老閔代。如傳舍。

劉禹錫鶴歎云。閒翫終日翔。舞調態一如相書。  
信華亭之尤物也。鶴惟華亭縣鶴巢村所出。  
者爲得地。他處雖時有。皆凡格也。陸機謂華  
亭鶴唳。可得聞乎。信然。

周禮。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鼓有聲。舉陽事。以  
壓陰氣。

世稱墨爲玄玉。玄名其色。玉喻其質。墨之堅青  
光黑者。佳黑青全謂之玄。而黑易青難。但黑  
不青。緇爾非玄也。堅光備謂之玉。而堅易光  
難。但堅不光。石爾非玉也。

筆之才四圓健尖齊皆易惟妙難四者可以數  
得而力致惟數之不可得力之不可致有至  
妙存焉妙不能喻在人自得之耳製筆之法  
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丌要者爲輔參  
之以繸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  
而試直中繩勾中鈞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  
不敗故曰筆妙

今之硯尚端溪歙硯有銀星者佳大滑川江有  
石可爲硯歐陽公會評之成化十二年予過  
川江一驛官餽以石硯用之大廢墨柰脆而  
易破銅雀硯不真皆後人偽造

王十朋貧好作文無紙可書書於卓謂之無盡  
藏紙也。

鏡板肇於五季宋益盛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  
唐以前手抄之勤力筆工刻印章不廢倉頡  
籀斯二體之文其後隸行篆廢况又姿媚而

楷簡要而草乎

陶器梓器皆範金光於盛宋一二僻儒之口而其流遂成於季宋亡國姦諛之手二者皆變而爲金至今皆然

畫上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紙條古不粘任其飄動

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又以神逸妙能爲次雙陸盤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雙陸

最近古號爲雅戲始於西竺流於曹衛盛於梁陳魏齊隋唐間宋太宗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雙陸有光焉

鄉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曰撲滿以土爲之畜錢之具可入不可出滿則撲之有聚而不能散者致有撲滿之敗可不戒哉艾性夫有撲滿吟宋景濂有撲滿說意皆請此

襴衫馬周以三代布深文因於其下及裾各襴

衫以爲上士之服今舉子所衣之服是也笏周制也晉宋以來謂之手板

賓以禮服來主欲從簡便傳之曰請褫衣客以便服進又服燕褻之服而遇交際之服者必謝曰祔袒無禮僖宗乾符元年王湜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祔服見彥昭

席上掌酒令者謂之觥錄事元稹於解縣嘗爾府廳罰虞卿黃承連飛十數觥不睜過去

予在臨安府學郡人作學社每五日一會酌酒強予出令以詩句行久之思竭乃以古人一名一字者行之予言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平字原曾皙名點樊遲名須劉邦字季項籍字羽枚乘字叔數人又行二名一字者予言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李適之字昌李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相者又以婦人名如男子者予言蔡琰薛濤崔徽又美人連名者

予言鶯鶯好好簡簡紅紅賽賽楚楚人有言  
吟吟翠翠卿卿小小凌凌東東當當真真李  
當當元教坊名妓真真唐進士趙顏於畫障  
上呼名一婦人名真真又英英劉賓客有和  
楊師臯給事傷小姬英英三律李端端崔崖  
張祐詩云善和坊裏取端端又狐名紫紫  
予行一酒令一字四呼如差差差差數數數  
行行行行射射射射

東坡云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夜飲之家生姦盜。予少時聞一大家主翁號文  
雅專容唱南戲諸子弟在家一人狡獪與其  
室通醜聲聞于外主人亦不疑且肝爲宿血  
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日面黃。以血不得歸故  
也。肝氣和則血脈流通。津液流暢。  
水歸東海化爲氣。鶴食從頂咽下云一百六十  
年一胎生牛不耳聽聽以角夏至日猶鼻暖

餘日皆冷予以此言於人遇夏至日驗之猶  
鼻仍冷不信予曰未至夏至時刻忽至此時  
乃暖以此物物要格  
陰陽風雨晦明天  
之六氣

予少遊松江千山宿李昇郎中宅近山有虎啖  
一人時二十一日予問之咬何處云咬下腿  
十五六時讀洗冤錄云虎之咬人如貓之咬  
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

果然俗云千聞不如一見信然

先見亦人之所難人始不信終乃服之如張九  
齡知安祿山必反玄宗曰卿毋以王夷甫識  
石勒枉害忠良後祿山果反宋明帝泰始中  
兵亂宋主問蔡興蔡興曰清蕩可必但臣之  
所憂更在事後後子業之世衣冠百不一存  
衆服興宗之先見王旦思李沆土木甲兵禱  
祠之事作之言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李師



中以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曰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呂獻可爲御史中丞王安石新拜叅政公彈之溫公後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其他先見尤多足以資人之識

韓魏公曰閹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較也 有客被召請教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 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求質之其一太祖時惑

一宮鬻晏起群臣有言太祖悟潛刺殺之公曰此豈可以爲萬世法也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之守道服其清識 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爲鄰近侵占欲經官陳理公止於書尾題一詩云他人侵我且從伊仔細思量未有時試向含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

其寬大之德致然也

人非堯舜豈能每事盡善然古之人有負重名者多矣失其所依或改其初心之類不一因可憫焉亦不逃君子之清議也史有數百言不能悉其事者詩以二十八字詠而盡之如范增之從項羽錢舜選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會前討又一商君又一秦劉後村詠楊雄云執戟浮沉亦未

迂無端著頌美新都白頭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方秋厓詠張華云堪笑張華死不休徒精象緯古無儔中台星折何曾識祗識龍泉動斗牛亦可謂之詩史然詩亦責之大過者完顏壽詠馬援云可嘆迂疎一老翁豈堪床下拜梁松明珠薏苡猶難辨萬里爭教論杜龍瞿宗吉詠狄梁公云社鬼祠神摠遁藏花妖月媚敢披摺梁公正直難欺侮却

事宮中武媚娘世謂杜牧之項羽廟詩死中  
求活王荆公解之云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爲  
君王捲土來薛能訛孔明張養浩解之云廊  
廟草廬初不異誰言只合卧終身能後遭軍  
亂殺死則孔明未可薄也

古聖人之爲每得乎中下此不大過則不及齊  
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輯屣貿<sub>匕</sub>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

曰嗟來食揚其眉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  
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謝也可食吳草  
廬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  
過也程嬰公孫杵臼之拯趙武公孫杵臼先  
死嬰後亦自殺新序曰公孫杵臼程嬰可謂  
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是知君  
子之處事宜審哉

卞和泣玉世多稱之以予膚見所謂銜玉求售  
不識時務者也襄陽有卞和廟作記謂其自  
見之明自信之篤亦過許矣不特和也王通  
隋之儒者獻太平十二策於隋君陳子昂唐  
之詩人也勸武后興明堂大學二君何如其  
人哉可謂不識時務者矣古今人之自售者  
豈特三人而已哉

古今人優劣於言行可以槩見如漢文帝却千  
里馬云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光武却千里  
馬曰朕不用使之駕鼓車管寧華歆鋤園得  
金寧視如瓦石歆則視之不忍舍旣而擲之  
優劣亦可見

祖約好財阮孚好屐同有是累而未判得失有  
詣約家約正料財客至收不盡餘二籠置後  
傾身以障之後意未能平有詣孚者見孚正  
蠟屐因嘆曰一生未知當著幾兩屐神色閒

暢勝負始分

劉三吾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此蘇長公詩也韓文公符讀書城南未免示以富貴利達

宋祭酒訥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於家疾章監官請還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

沈存中筆談梅詢爲學士草制思索至再徐行

廊下見一老軍鼾睡時方暑以筭擊之老軍醒公問睡得快活否荅曰快活公又問識字否荅曰不識字公曰更快活也東坡尺牘云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又往七自笑不會取快活予一生不會取快活亦可笑也

予少聞姑蘇陳嗣初先生召用楊少師士奇言其才求文者千百得錢卽予人少師曰先生可留以養老陳曰秀才不貧高傲殺人濁漢

不富教化無路

景泰中予家食偶得啓蒙故事玩之多取剪燈  
新話事其中事皆托言非實史亦多妄故劉  
靜修讀史云紀錄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  
詞臣若將字七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  
予在滇聞一人作詩文每有奇語後窺之乃東  
萊左傳博議陳繼博士看一書秘之稠人中  
難人一日友人來訪起身急寘之書案中友

人取看不與言竟尋此書默記亦與稠人中  
言及陳始不出口益亦蔡邕祕論衡之意

黃夢炎十一歲鄉先生出一對云小甘羅之一  
歲早已能文對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  
黃炳辭武舉啓云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  
心之動時文襲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一  
總兵門對云門迎珠履三千客戶擁貔貅百  
萬兵一人云今年總兵出征必輸人在內者

少在外者多改云戶擁貔貅兵百萬門迎珠履客三千方喜湖廣一總兵得勝回彩旗迎者千百一教官有天下有名真宰相世間無比大將軍總兵喜賞二婢他俱不視

韓子感二鳥賦王勃滕王閣記皆少年籠豪之氣呂東萊大事記春秋左傳博議皆少年之作驗之古今人皆如此

呂東萊左傳儘有議論儘有格言只是少年之作

胡安國謂左氏繁碎耽翫文采莫如春秋經世大典

易言慎言語節飲食先正以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訓之書言惠迪吉從逆凶實萬世吉凶之斷案世人以區區陰陽小數求吉避凶一何小哉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

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  
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  
心。然皆放心也。天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  
也。予以爲人亦有此病。

或問爲學多爲事廢。曰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  
過時。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人有千來。可不  
可便說。

皐夔稷契何書可讀。非無書可讀也。所行之事

卽其所讀之書也。

宋祁云天分自有。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  
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誦矣。

元傅與礪素貧。初學綠席坐於地。一家用裁縫。  
宋裁衣。遂出之。傅遂學裁縫。又一家延客令裁  
宋縫。出外傅愧之。乃讀書。今傅之詩文具。如  
灸灸人口。人可以不自勵耶。

龜山云。當無利心。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



不勝責

范純仁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惇爲之

士之爲學求仕者多故於刑書等不可不覽如律令洗冤錄諸司職掌三事忠告等預知之他日爲政便不被人瞞予自少觀洗冤錄知男子作過死後走四方多以此死者官司不知斷以謀財豈不大誤

元城云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一簿隨所語記之其後結證無能出初語者

殺不於市曰劓誅今潛使人殺所仇之人不用器械而自手殺曰格殺得城爲拔拔邢丘也文穆宮府不親臨則爲移元穆元者善也非一善人也 獄囚招成之辭曰歛言得其實也

蘇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僕射周惠達稱綽有王佐才

古者府州部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籤今公文籤日下誅語又云殊語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德宗建中元年正月符

兩稅法從楊炎之請也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又執陌錢宋神宗熙寧四年行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七年呂惠卿言免役法出錢不均行手實法有仁心者宜考以爲戒

伊川云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以給先營寬廣之地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官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淨浪者無此理也平日游

情至其飢餓哀矜之一也一郡守鷄鳴而起  
親俵散飢民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于是流  
民至者日衆未幾穀盡孳者滿道須宿戒使  
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日得  
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不來矣  
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輩之多也予觀世說  
新語云却鑒永嘉末天下大亂在鄉里甚窮  
餒鄉人以其名德共飭之鑒嘗携兒子邁及

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  
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于  
是獨往食輒舍飯著兩頰間还吐以與二兒  
後並得存劉辰翁批云兩頰所著能幾足哺  
二兒非甚小在穀氣不絕哀哉此二事可以  
爲救飢之法富弼在青州活飢民之法尤可  
取

居官居家出外皆不可無備陶侃木屑事似矣

朱溫忽如相州刺史李思安無備削官書曰  
有備無患

趙岐預爲壽藏陶潛預爲祭文杜牧預爲墓誌  
李太白于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承  
禎浮屠中識僧伽後太白永王璘之累得子  
儀之救

義鶻事杜甫得之樵夫至今以爲美談繫乎所  
遇也夷齊古今義士得孔子而名彰然夷齊

言求名者哉

古今人相得不以窮達論者如陳蕃之于徐稚  
李膺之于郭林宗韓愈之于孟郊歐陽修之  
于梅堯臣李及之于林逋馬伯庸之于陳旅  
近時楊士奇之于陳繼夏原吉之于吳訥者  
不少

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我之憎人也人不能知  
人之德我也不可忘我之德于人不不可不忘

宋董傳云古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  
劉秉忠薦王文統才智不知其爲小人 崔頴  
曰小人如蝮蝎其竟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  
必發 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  
竇武死于曹節之手張東之五王爲武三思  
所害 古今天下有君子中之小人有小人  
中之君子人有平日高談濶步自以爲明智  
不知能識破此樣人否

古之釋怨者如廉頗藺相如賈復寇恂馬燧李  
抱真輩不一載綱目讀史管見可以爲法然  
賈寇事不及廉藺  
忿怒之際切不可指人隱諱及祖父家門之事  
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

鄭伯侵陳七侯曰鄭何能爲呂東萊曰惟此一  
言實亡國敗家之本

古云得一良將則天下無難制之四夷呂東萊

云天下之事皆賤詐惟兵貴詐

樊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爲上鴻門誚讓項羽  
次之排闥之忠又次之屠狗之人識見有如  
此

關羽死于潘璋之手綱目書曰孫權邀斬之罪  
權之無漢也

司馬懿逼曹爽匕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  
家翁然終不免誅夷之慘石勒執王衍匕自

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然終不免排墻之厄  
二人之愚可鑒

好戰者陣亡好訟者獄死雖俗語蓋與張文潛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云好謀之士敗于謀好  
辯之士敗于辯同

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  
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爲反正晉苻惠孝安  
是也唐德宗車駕奔梁州後還長安此亦反

正也

事固有一勞而可以永逸者謀人而使人覺其情則不得其志矣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

魏司馬懿斬公孫淵入其城築爲京觀七去声積戰死之尸封土其上以彰克戰之功謂之京觀京大也觀視也封土之上爲屋如觀闕形也

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屍不得乃刻木爲信狀而祭又龐德與閔羽戰敗不降爲羽殺帝令于陵屋畫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二者立像圖形之始

苻堅字永固雄之子能用王猛以治秦晉王浚又一袁術浚大原人勒上黨武鄉人浚遺勒麀尾麀鹿屬尾能生風可辟蚊蚋出鄴縣宜君山

唐李德裕不忘平泉山居而終不得少償其志  
故其詩曰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各滅不由  
人杭于少保謙山西巡撫時一詩云何日西  
湖上扁舟趁晚風亦不得如志

唐蕭穎士有文學而性褊急少容有奴事十年  
笞楚嚴慘或勸其去荅曰非不能愛其主才  
耳噫秉彝好德之良心孰無哉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足意得嘗  
有此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足意便不好  
事出來亦體消長之理然也

宋劉奉世曰得喪常理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  
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人云與其死後祭我之頭不若生前祭我之臉  
與其死後哭泣不若生前歌謳亦可以爲世  
勸

伊川之姪病陰證傷寒而醫者乃大下之又與



洗心散遂至寃死服藥可不慎哉 扁鵲因  
秦人凌小兒遂作小兒醫

早慧者不壽顏子賢而夭李賀才而夭

詩亦有讖成化七年予過滇通海驛偶題一絕  
第二句孤臣萬里歎無家至白鶴舖又題一  
絕杜鵑聲裏怨無家人見之云此人喪偶不  
二年予妻喪之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爲婦女之稱予觀  
韓魏公安陽集公傳中云宋宮中稱郭后爲  
大娘劉妃爲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

民間

石曼卿呼韓琦家爲韓家宋小民凡予所畏尊  
官則呼厥姓曰某家今人稱爲某家某家本  
此

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則婦人亦跪也宋太祖問  
趙普拜禮男子跪婦人不跪王溥子貽孫舉

此以對

措大能舉措大聲謂貴顯大人也稗碎米里巷  
瑣碎之言曰稗官小說伎梧枝者大柱梧者  
小柱

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廢益以駢謂之駮周又  
益以駢謂之駮

舟以離岸爲張傍岸爲檝同浴訛裸言不知也  
截趾適屨言其愚也當爲秋霜無爲檻竿檻

竿言受制于人也

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與爲祠祭使祈禱  
或焚紙錢漢以來葬祭者瘞錢後世俚俗以  
紙寓錢爲鬼事玄宗用之胡氏謂廢幣帛而  
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

朱子議葬狀云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  
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于墓猶欲負陰而抱  
陽也豈有坐南向北背陽而向陰乎又曰葬

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家譜何爲而作使爲人子孫者知所本始也

朱子曰財猶膩也近則污人豪傑之士恥言之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

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

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鷲奔走水上不問

水腐泥沙必啜之然必盡索之而後已無一

息少休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

謾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視謾畫加壯大然則

人之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之爲何如

哉

列子牛缺遇羈沙之中盜盡取其物無憂色盜

曰以彼之賢見趙君必困我追而殺之燕人

相戒其弟適秦至關下遇盜憶兄之戒與盜

力爭請物盜曰我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

將著焉旣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牛缺以

無吝招患。燕人以有戒受禍。安危不可預圖也。

列子梁之富家財無訾。量也。登高樓臨大路。擊博樓上。俠客樓上。獲勝大笑。適飛鳶隊腐鼠而中之。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以腐鼠辱我。此而不報。無以立勇于天下。乃聚眾積兵以滅其家。夫驕奢致禍不一。虞氏心無陵

人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進賢包希魯先生言。人欲貴而不得貴。欲富而不得富者。一人應科舉。詫云。今科不中。定不回。果不中。僦一居讀書。對門樓一女窺之。有意令一賣婆通信。婆乃令已子去與女通。女有娠。告官女云。秀才逮至官。苦楚萬狀。認服黥之後。秀才受誣不甘。訴于他官。他官疑之。召女再鞫。問女云。彼時與秀才通身有何驗。

女曰背上一瘡癩官呼秀才驗之無有乃  
責女女言是賣娣之所爲官召娣之子驗之  
果有癩事雖白而秀才之受苦楚亦多矣一  
大富家過凶年家空經營皆不獲利乃從人  
去販羊值冬寒雪羊皆凍死竟以貧終二人  
之有心于富貴而終不遂其志亦可鑒也。

予仕武邑日至北鄉見一老者云吾壯時嘗應  
役于縣七之官吏謂吾能事每有差委不三

四年身衣羅紵乘堅策肥今老矣復值凶年  
欲如前之奢侈不可得聆其言似有不安分  
之意予因戟手與衆言曰滄海三變爲桑田  
董卓郿鄠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石  
崇王愷闢富珊瑚枝擊碎不以爲意元載家  
胡椒八百斛後皆不得其死况人不脩德行  
善而欲希不義之富貴安能保其有終否泰  
乘除自然理也汝輩豈知予乃策馬回馬上

忽憶許魯齋一詩云花謝花開時去時來福  
方慰眼禍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可哀得失  
在天敬聽天裁抵家書以予二子

陳搏云我見世人忙箇忙如火忙者不爲身  
爲身忙却可

史莫信于書春秋莫信于史記

鄭玄云作毛

詩箋七薦也薦成毛義也 陳腐詩之病強  
學俊語亦詩之病

通鑑續編載文天祥請爲黃冠不可信

五經通義日月中有兔蟾蜍者月陰蟾蜍亦陰  
也而與兔並明陰繫于陽也徐稚云月中有  
物則明如人眼中有瞳則明

按輿地圖輿猶盡載之義趙公子成諫武靈王  
胡服書曰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  
秀才在昔有之

爾雅爾者近也雅者正也言近而取正也謂周

言三士言  
公作非也郭璞註埤雅宋陸佃農師著爾雅  
之輔也故曰埤

中庸重祿勸士古者府史與下士同祿薄者食  
五人厚者至于食九人祿足以代耕人人有  
士君子之行何也惟其有養是以有守也

黃石公三畧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  
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以馬齒歲喻荀息

之年老也中庸序齒孟子曰齒一今之于年  
老動以齒言是也

陶朱公家在華容縣謝安東山在上虞縣今爲  
國慶禪寺甘露狼石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  
仲謀論曹公也

洗馬太子出則前驅等禮儀猶言先于馬  
駕馬爲輅駕人爲輦直曰街曲曰巷雜比曰音  
單出曰声自上臨下曰險自下升上曰阻危

者欲陷而未陷之辭、慮是思量之重復、詳審  
悔是悔惡向善、吝是未至于惡、夏商周皆訓  
大殷亦訓大、庚之言更、辛之言新、日實也、月  
缺也、日則常實、月則有缺、丞相丞、承也、相  
助也、謂掌承天子、助理萬幾者也。

詹事詹者給也、春秋御廩災、吳氏曰君之在車  
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  
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然、御

食御書御藥之類是也、尚書尚音常、沈存中  
云尚只音上、尚書秦掌書籍官、天子所御皆  
曰尚、故各尚書如尚衣尚食之類是也、出書  
朕聖讒註

凡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寺嗣也、治  
事者相嗣續其內也、息心所棲曰精舍、凡講  
讀之所亦曰精舍。

黃帝時藥師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



樂官曰伶官

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所封之方色與之東方青土他如其方色授之使立社于其國有土則有民故曰民社

戒石銘蜀主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宋高宗紹興六年六月覆頽黃

庭堅書摹本于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座右至今郡縣有之 廷獄廷平也治獄費平故號廷獄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曰市井

士一廟于所居之左蓋祠堂一間兩廡祭用分至取氣之中時之均凡讀祝吉礼出左東向凶礼出右西向

圓如明月者扇竹骨摺者曰筭今日筵 私晏  
曰曲晏壩上以牛轉軸曰牛埭 聚火無燄  
謂之焜火音云今冬月烘爐火是也 塞者  
以障塞爲名微者取邀遮之義 箏蒙恬造  
故曰秦箏吧只怕字衣幞也扉屨扉草也  
阜隸造成事而言謂之阜屬于吏謂之隸  
平兩家買賣之價曰權會權音角會猶駟會  
崇謂禍咎之徵故其字從出示言鬼神所

以示人者也 文面始于有苗至劉仁恭朱  
全忠加甚

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言大器不可小用 麋  
剔臍犀退角象退牙 犬生三子曰猥虎生  
三子有一彪 梟謂之流離其肉甚美可爲  
羹臠又可爲炙 狗惡曰嗥喋猪聲嗶也鷄  
曰齧也音竹 人家狗至夜不可與糟食醉  
不能吠凡大家每夜狗喂飽恐外人以糟或

毒饗之 燕啣泥嘗避戊巳日鵲巢口嘗避

太歲科斗成蛙桑虫作娥齊物也

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此言可味 張儀

曰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 馬援云傳聞

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 後漢韋彪曰求

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偶檢杜詩錄之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歲貢之名意此 世

嘗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也

陶淵明巾上垂帶曰尊重帶

天祿麒麟二閣皆因獲二獸而名之 乘車入

鼠穴擣菴取鉄杵言無此事 男功非一故

以工力爲字而女唯在于絲故以糸工爲字

曰紅紅者功也

山東俗語呼拿物來曰取得來取此苟切孟子

可以取可以無取張良圯下取履嘗仲連排

難解紛而無所取杜甫遭田父泥飲云今年  
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呼婦開大瓶盆巾爲吾  
取皆此音韻府收在二十五有是也南人多  
不知此音若七麋取字則士庚切義然後取  
狂者進取孟子樂取諸人史攻必取秋毫無  
取七青拾芥是也

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皐陶與舜言朕言惠  
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

爲稱漢至今因而不改

環遶之環音宦環珮之環平聲 先發制人後

發人制

二歲半一尺五尺十二歲六尺十五歲

事以急而敗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事成于懼而  
敗于急

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不犯法必  
不行

工于論人者。察已常疎。徂于能直者。所發多弊。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漢書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曰左道惑衆言邪道也。天下事公則立私則踣。勇則決。儒則二。

已勞而人逸。所謂代庖人宰爲大匠斲也。

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

許由字武叔。莊周字子休。姐已鍾氏。姐字已。姓

孟毋。姓仇氏。孫叔敖名饒。田文云孟嘗君。

孟字嘗。邑名。王莽天水人。字稚叔。陳搏真。

源人。魏了翁臨邛人。五胡漢元海匈奴後。

趙石勒羯。前燕慕容廆。鮮卑。前秦苻洪氏。後秦。

姚弋仲。羗。南朝八達。胡輔。謝鯤。阮放。畢卓。

牟曼桓。彝。阮孚。光逸。武則天。文水人。楊貴。

妃。四川茂州人。文水。至今有武之碑。龜人不

能動。

交趾諱李字李姓皆易以阮。師駐曰次次止。

也元宗元蔽也

唐僧懷素字藏真以草書擅名

陳容字公儲號所翁寫龍頭多自題

僧法常號牧溪善龍虎

晉袁甫詣中領軍何昺自言能爲劇縣昺曰惟  
欲爲縣不爲臺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  
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  
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蓋

長語終

題調言長語

右調言長語安丘學諭吾淞曹先生所著也  
先生少負雋才游淞庠其學不經師授自得  
于心登正統甲子鄉第歷涉仕途四十餘年  
著述甚富此其一也自六經百家子史以及  
稗官小說輒彙括無遺其紀事纂言皆有考  
據非臆見淺識者可及始順與修

憲廟實錄于公府先生時爲摠裁蒙點鐵之功

居多然猶以不肖錄于念遠垂顧盼相與劇  
談累日乃出是書使爲之校仇顧順何人而  
敢高下其手耶嗚呼以先生如是之作于文  
章制度不待辯而明疑似得失可以一覽而  
悉且歉然若虛不自盈滿目爲譎言長語因  
怪夫抱升斗之材者遂欲奮然掉鞅于詞翰  
之場以陵轍前輩視他作未能少旨其意趣  
卽咕咕然動其喙從而笑且排之如此者吾  
不知其几視先生爲何如也及讀輯比干錄  
弁所編洪武初翰林待制使雲南金華王子  
充忠節事皆大手筆有闕

國體怪夫登顯位食厚祿者反噤其舌不肯出  
一語以褒旌忠義如此者又不知幾視先生  
何如也第以先生見棄于時職居下僚當道  
無有薦之者豈天將豐其才而啻其位耶或  
者以先生之抱負僅止於矜式後生爲惜抑

不知後之人讀先生之文者其敬仰豈能忘  
耶故題先生之文而弁序其出處以爲讀是  
書而不知其人者道

弘治五年春二月鄉貢進士莒州儒學正  
後學任順書

刊謾言長語跋

書自六經子史聖賢立言垂訓之外以著述  
而名家者曷可勝數然其論次雖盡非大經

大法間有可誦可傳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若近世劉西江先生所著霏雪錄一梓行而  
識者把玩恒手弗釋至各公碩儒尤謂有裨  
于學者則是輩書之不可無亦明矣茲同寅  
郭抑之一日持曹以寧先生所著謾言長語  
寫本以相訂正且曰是編亦可梓行否予觀  
其爲書議論正大紀載弘博論事評詩疊々  
不倦非深于道而邃于理老于世故者莫能



到此其托名以是者自道耳梓而行之其所裨益豈在霏雪錄之下哉或謂可以並行而純正過之遂相與捐俸錢梓以與四方共况先生平生識見之高與其著作之雅且復有諸公之前後序在觀者尚當因是而考其所自云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夏四月望後二日奉直大夫吉州知州華陰史紀識